



(典藏版)

# 多萝西娅·兰格

摄影生涯与传世佳作 [美] 伊丽莎白·帕特里奇 著  
光哲 译

# DOROTHEA LANGE

典藏版

# 多萝西娅·兰格

摄影生涯与传世佳作

[美] 伊丽莎白·帕特里奇 著  
光 哲 译

# DOROTHEA LANGE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摄影出版社

DOROTHEA LANGE

By Elizabeth Partridge

Text copyright © 2013 by Elizabeth Partridge.

Photographs copyright © by Dorothea Lange Collection, Oakland Museum of California, the City of Oakland. Gift of Paul S. Taylor, unless otherwise noted.

First published in English by Chronicle Books LLC, San Francisco, California.

Chinese translation © 2017 Zhejiang Photographic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浙江摄影出版社拥有中文简体版专有出版权，盗版必究。

浙江省版权局  
著作权合同登记章  
图字：11-2014-33号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多萝西娅·兰格：摄影生涯与传世佳作：典藏版 /  
（美）伊丽莎白·帕特里奇（Elizabeth Partridge）著；  
光哲译。—杭州：浙江摄影出版社，2017.1

ISBN 978-7-5514-1625-2

I. ①多… II. ①伊… ②光… III. ①摄影集—美国—现代 IV. ①J43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95979号

## 多萝西娅·兰格

摄影生涯与传世佳作（典藏版）

[美] 伊丽莎白·帕特里奇 著

光 哲 译

责任编辑 程 禾

装帧设计 任惠安

责任校对 朱晓波

高余朵

责任印制 朱圣学

校色监印 郑幼幼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浙江摄影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310006

电话：0571-85159646 85159574 85170614

网址：www.photo.zjcb.com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制版：杭州美虹电脑设计有限公司

印刷：浙江影天印业有限公司

开本：635×965 1/8

印张：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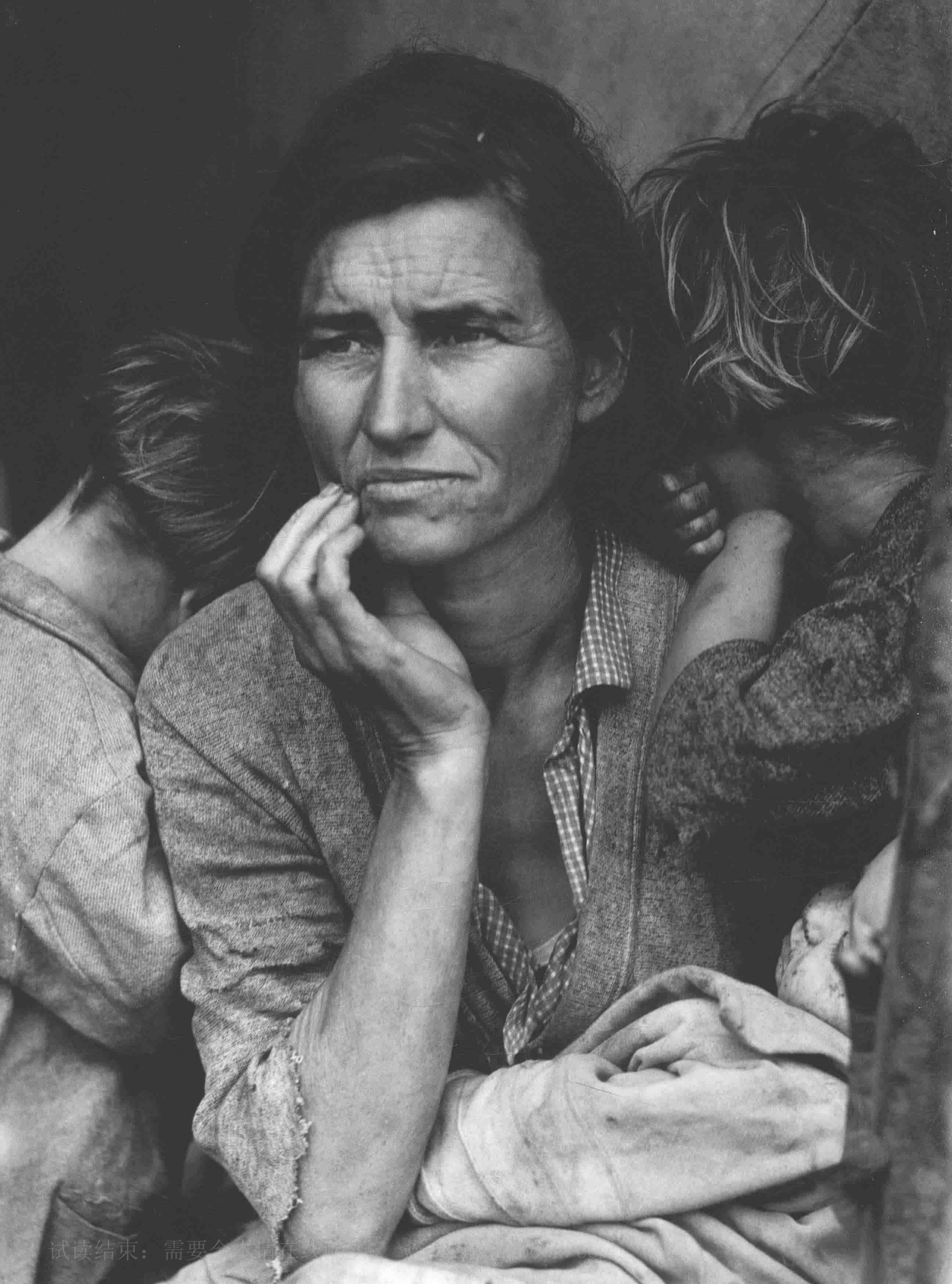
2017年1月第1版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14-1625-2

定价：198.00元

**多萝西娅·兰格**

DOROTHEA LANGE



典藏版

# 多萝西娅·兰格

摄影生涯与传世佳作

[美] 伊丽莎白·帕特里奇 著  
光 哲 译

# DOROTHEA LANGE

## 致谢

在完成这本书的过程中得到了许多人的大力支持，我要感谢他们。本书的同步影片《多萝西娅·兰格：抓住一道闪电》的联合制作人，卡塔丁纪录片创作公司（Katahdin Productions）的罗伯特·格罗斯曼（Robert Grosman）一路与我同行，当然还有PBS电视台“美国大师”栏目（WNET's American Masters）的苏珊·莱茜（Susan Lacy）和普鲁顿斯·格拉斯（Prudence Glass）。许多档案管理员、博物馆员工都花费了大量自己宝贵的时间：奥克兰博物馆的德鲁·约翰逊（Drew Johnson）、内森·科尔（Nathan Kerr）、乔·泰恩（Joy Tehan）；珀格·琼斯基金会的詹妮弗·麦克法兰德（Jennifer McFarland）；亚特兰大卢米埃尔画廊的托尼·卡萨丹提（Tony Casadonte）和罗伯特·耶罗里斯（Robert Yellowlees）；佛蒙特美术学院的吉姆·诺尔特（Jim Nolte）；国会图书馆的贝弗利·布兰南（Beverly Brannan）和基亚·坎贝尔（Kia Campbell）；旧金山现代艺术博物馆的桑德拉·菲利普斯（Sandra Phillips）；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的保罗·列斯特（Paul Lester）；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富乐敦（Fullerton）和克莱尔·布朗（Clair Brown）。

特别鸣谢克罗尼柯出版社（Chronicle Books）的布里奇·沃森·佩恩（Bridget Waltson Payne）、布鲁克·约翰逊（Brooke Johnson）、凯特林·科特帕特里克（Caitlin Kirkpatrick）、利亚·布朗（Lia Brown）、贝卡·博伊（Becca Boe）、尤兰达·卡扎艾斯（Yolanda Cazares）以及尼恩·麦克沃恩（Nion McEvoy），还有“作者之家”代理机构（Writers House）的斯蒂文·迈尔克（Steven Malk），感谢诸位在此项目上的热情担纲。

衷心感谢狄克逊、泰勒、兰格三大家子，尤其是海伦（Helen）与丽莎·狄克逊（Lisa Dixon），约翰（John）与李·狄克逊（Lee Dixon）以及克里斯蒂娜·加德纳（Christina Gardner）。我的两个妹妹，琼（Joan）与梅格·帕特里奇（Meg Partridge）也主动过来帮忙，慷慨地付出了很多自己的时间。

我很幸运地得到了“三巨头”的帮助，这本书没有他们是不能完成的。多萝西娅的孙女和同步影片的导演黛安娜·泰勒（Dyanna Taylor）让我对多萝西娅及其作品有了自己的一套看法。黛安娜与我数小时数小时地讨论多萝西娅的摄影，她成长为艺术家的过程，她对摄影这一媒介的热爱，以及她个人的强大之处与不足之处。我的父亲龙达尔·帕特里奇17岁时成为多萝西娅的助理，最后逐渐融入这个家庭，慢慢地成为半是助手、半是同事、又是半个儿子。龙达尔同多萝西娅的工作故事是段佳话，他对她的爱与仰慕直到今日也不曾有减。在完成这本书的日常艰辛中，艾莉森·菲尼（Allyson Feeney）是我的一颗恒星，我离不开她的组织和归档技巧，她神奇的记忆力以及最重要的——她敏锐的视觉感。

“与相机共同生活，而非使用相机，这是我的信仰。如果你拍得够多，突然有一天，相机就会接管一切，然后，你就能看到所有事物的意义。无需你催促，它自会发生。这就是我所理解的视觉生活。非常罕见。”<sup>1</sup>



## 拼搏到底

**迁徙的母亲** 多萝西娅·兰格 (Dorothea Lange) 差点没有拍到她那张最出名的照片《迁徙的母亲》。那是1936年3月初, 一个寒冷得令人难以忍受的冬天的末尾。为拍摄加利福尼亚州农场移民工的工作与生活状况, 多萝西娅在路上奔波了将近一个月, 已不堪重负, 筋疲力尽。她收起自己那套笨重的摄影器材, 沿着101号公路向北驶去, 她想回家让自己舒缓一下。当驱车经过加利福尼亚州的尼波莫 (Nipomo), 一块小小的手写标志牌一闪而过——“摘豆者营地”。她的脚仍踩在油门上。

一年前, 多萝西娅来过尼波莫, 拍摄政府委派的第一个项目。她知道这些流动摘豆者的境况很凄惨。她一边开车, 一边自我激辩: “关于这个主题的负片你还嫌拍得不够多吗? 只是为了再添一张重复的?”<sup>3</sup> 又开了20英里, 几乎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她车子一拐, 回头了。

两周的雨夹雪以及持续的雨水导致了锈枯病, 毁掉了豆作物。没有工作, 没有钱买食物。多萝西娅走向“饥寒交迫而又绝望的母亲”。<sup>4</sup> 母亲与孩子们挤在一顶破烂的帆布帐篷下, 一家人就靠地里捡来的冰冻蔬菜以及孩子们打死的鸟充饥。速战速决, 多萝西娅只简单拍了几张就回到自己的车里, 启程回家。

多萝西娅知道这些饥寒交迫的摘豆者等不及华盛顿那些人的行动。他们需要的是紧急援助。她冲洗了这些困顿家庭的负片, 并火速发了几张照片给《旧金山新闻》。她的两张照片配合一篇文章在3月10日发表, 联邦政府迅速拨了两万磅食品给这些移民工。

《旧金山新闻》报道说多萝西娅“碰巧”在尼波莫。<sup>5</sup> 不过很明显的一点是, 多萝西娅当时正在101号公路上飞驰, 所谓的“碰巧”其实只占一小部分。精心磨练的技巧、犀利的眼光, 以及悲悯之心让她得以“看到”这幅影像。同样重要的是她的内心驱动, 让她能够在公路上转弯并驶向营地: 终其一生, 她总是罔顾恶劣的工作环境, 超越身体的极限, 超越令其日益衰弱的健康问题。“你无法拒绝那些必做的事情, 不管有多大代价。而对于我, 总是要拼搏到底。我深知那最后的拼搏。我活在最后的拼搏中。”<sup>6</sup>

“我当时听从的是本能，而非理性；我驶进那片湿漉漉的营地，停下车来，像一只归家的信鸽。”<sup>2</sup>



加利福尼亚州的贫困摘豆者，一个32岁的女人，七个孩子的母亲  
尼波莫，圣路易斯·奥比斯波县，加利福尼亚州，1936年

**童年** 有两个悲剧像邮戳一般印在多萝西娅的童年里，它们打碎了这个家族自乘坐三等舱登陆美国以来一直苦心经营的体面。19世纪50年代末期，多萝西娅的祖父母从德国开启了一场艰辛的远洋航行，他们睡甲板下层粗糙的上下铺，吃自己随身携带的干粮。像成千上万的其他德国移民一样，他们的冒险局限于新泽西州的霍博肯地区。他们同自己的许多兄弟姐妹一起移民，他们中有熟练的雕工、音乐家、教师以及裁缝等。所有人都努力工作，而三等舱很快就成为一个缄默的秘密。到了多萝西娅父母结婚的1894年，双方的家族都已跻身霍博肯德国聚居区的新兴中产阶级。她的父亲，亨利·努茨霍恩（Henry Nutzhorn）是一家小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她的母亲，琼·兰格·努茨霍恩（Joan Lange Nutzhorn）是教堂合唱团的独唱。他们租了一座赤褐色的豪华宅第，并雇了一个女佣来照料家务。

多萝西娅于1895年5月26日在家中出生。六年后，她的弟弟马丁也出生了。多萝西娅声称她天生就容易疲劳。“我这一生都感到疲劳，每天如此。我记得在我还只有十来岁时，就已经感觉累到人类的极限了，只因为这样累得不行，我希望自己可以永远睡过去，不再醒来。”<sup>7</sup>但事实上，她这容易疲劳的毛病可能并非天生，而是1902年夏天她七岁时感染小儿麻痹症遗留下来的。

病毒攻击到多萝西娅的右腿神经，导致肌肉和筋腱萎缩。因为不知道这病如何传播，也不知道如何治疗，惊恐的邻里对她的父母和家人避之唯恐不及。病人被隔离，他们的衣服和玩具被焚烧。当多萝西娅的高烧最终退去，“危机”也结束了，她受伤的右腿使得她走起路来总是先微微低下右肩，然后拖拉右腿向前，只能如此一瘸一拐。

尽管违背公共健康知识，小儿麻痹症还是被视为一种下层阶级疾病，与贫穷、肮脏、逼仄联系起来。与病痛相伴而来的是羞耻。她们去拜访医生，多萝西娅能感受到母亲在面对医生的权威时的低三下四。而如果在街上她们发现有认识的人，琼就会强调：“要尽可能走得好看一点。”<sup>8</sup>多萝西娅恨她母亲太在意别人的想法。

她虚弱的右腿很难一直支撑下去，很快其他的孩子就给多萝西娅起了个绰号“跛子”。小儿麻痹症及其跛腿后遗症深深地改变了她的人生。后来，她说：“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一生中遇到的最重要的事情。它塑造了我，指引了我，教导了我，帮助了我，也羞辱了我。所有一切尽皆集于此。”<sup>9</sup>

有一天，多萝西娅在她父母的书架上闲翻，发现了一大卷莎士比亚戏剧。她狼吞虎咽地读着。她爱这些故事。亨利和琼都不相信她真的读过书上这些密密麻麻的小字。他们笑她，问她看过的内容。吃惊的父亲意识到她真的读过这些戏剧后，雇了一辆马车，带着她去看《仲夏夜之梦》。他们到达的时候已经满座了。父亲让她骑在自己的肩上，整整一个晚上的演出，他都站着。对多萝西娅来说，那是一个神奇的夜晚。

别人注意不到的日常事物，多萝西娅却总能看在眼里。她的祖母索菲亚，



**多萝西娅和马丁**  
霍博肯，新泽西州，约1905年，  
佚名摄影师摄

第9页图  
**祖母索菲亚**  
霍博肯，新泽西州，日期不详，  
佚名摄影师摄

一个倔强的喜怒无常的女人，是个精巧的裁缝。她经常把布摊在椭圆形的胡桃木桌面上，然后用提花轮标好接缝。经年累月，提花轮的针尖留下了几百道由细点构成的线条，最终在桌面上布满了弧形的虚线，在多萝西娅眼里，这就好像一幅现代设计作品。

一天，她偷听到自己的祖母索菲亚用德语方言对母亲琼说：“这个姑娘脑里有根弦。”<sup>10</sup> 多萝西娅的母亲追问这句话什么意思，但多萝西娅懂得。她对构图和设计有一种天生的直觉，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含糊的”。<sup>11</sup>

1907年，多萝西娅12岁，全家因为三个月没交房租而被赶了出来。他们一家彻底破产了，琼不得不变卖了一些珠宝才能支付女佣的费用。琼、马丁和多萝西娅被迫搬到索菲亚那里，与祖母同住。一个警察很快上门，说要起诉亨利。但他已经不见了。亨利留了胡子，用一个化名离开新泽西，去了布鲁克林。说不清他逃亡的具体原因，但似乎是他滥用律师公信、挪用资金或犯了欺诈罪。许多年后，在一张他们当年被驱赶的那座房屋照片背面，多萝西娅写道：“在这座房子里，我被小儿麻痹症击中。在这座房子里，我一直生活到一件确凿无疑的极坏事情降临到这个家里。那年，我12岁。”<sup>12</sup>

骤然间，琼必须得找到一条养家的路子。她在曼哈顿下城东区一家图书馆找了一份工作。多萝西娅不得不离开霍博肯的学校，和母亲乘渡轮来到曼哈顿，然后跟着她步行到图书馆。多萝西娅在62号中级公立学校继续读她的七年级，学校在海斯特大街上，“在血汗工厂、手推车、顽固的犹太人、蜂窝式公寓区之间”。<sup>13</sup> 学校人满为患，全是来自东欧的犹太移民。“我是3000犹太人

中的一个外邦人，唯一一个。”<sup>14</sup> 多萝西娅深切感受到自己的局外人身份，领会了“什么是少数派。我是少数派中的少数一个”。<sup>15</sup> 她恨那拥挤的教室、那乏味的课程、那长长的走廊——走廊里，喧哗骚动的学生从她身边呼啸而过，奔向教室。

放学后，她本应该在图书馆的员工室里学习，直到母亲下班。但多萝西娅却把家庭作业推到一边，开始阅读从图书馆书架上取下的书，细读上面的插图。此外，她也会好几个小时站在员工室窗户边发呆，望着下面密集的公寓，观察那些移民家庭。

一周有两天，她母亲要工作到很晚，于是多萝西娅就一个人走回去。她必须穿过柏威里街才能到达克里斯托弗街的渡轮。柏威里街上经常有绝望的男人喝醉了酒，沿路躺着。她总是害怕，但她学会了隐藏自己，小心翼翼地挪步，保持中性的举动，这样男人们就不会注意她。多萝西娅称此为她的“隐形斗篷”，在她作为摄影师的生涯里一再使用。



到了高中，多萝西娅会装作带着书本去学校，然后转变路线穿过曼哈顿，溜入博物馆、画廊，或者买一张便宜的剧院日场票。她的朋友弗罗伦斯·奥斯隆有时候会和她一起，但通常都是她自己一个人。她不会让跛腿束缚住自己。她去中央公园，或者横穿曼哈顿直到百特瑞隧道。她把全部时间用来观看，观看在身旁繁忙流动着的曼哈顿生活之流。

在很长时间里，多萝西娅并不知晓其他人未曾看到自己一直注意的那些事物。在傍晚的光线下，透过公寓的后窗望出去，她看到楼房间横斜交叉的晾衣绳，衣物在风中飘，吹鼓胀了，啪啪地响。“在我看来，很美。”她说。她的同伴回说：“在你看来，什么都美。”<sup>16</sup>多萝西娅吃了一惊。她原以为人人都能看到她所察觉的那些，以为他们只是都不说而已。

对多萝西娅而言，这是执拗而反叛的年龄。“我是一个迷失的孩子。”<sup>17</sup>她后来这样说。祖母索菲亚酗酒太过，邈邈而混乱。她父亲突然露面了，写信给她和马丁，说要见一见，安排在某个公共场合，然后就又消失数月，每每如此。“我有自己的问题需要解决。”<sup>18</sup>多萝西娅评说。她尽可能多地不待在家里，不待在学校。在外面闲走，观察街头众生是她的慰藉。

**学徒期** 尽管经常逃学，多萝西娅还是拿到了高中毕业证。琼问她下一步计划做什么，准备如何养活自己。多萝西娅知道自己没有相机，也从没有拍过照片，但她坚信自己会成为一个摄影师。

多萝西娅筹划先从学徒做起，第一个求职对象是阿诺德·金特（Arnold Genthe）肖像照相馆。金特刚从旧金山搬过来，在那里，他以拍摄唐人街和1906年大地震而闻名。金特给了她一份工作，负责接电话，安排预约。很快金特就开始教她为笨重的影室相机更换大型玻璃干版，修整负片，装裱照片。

金特和他的照相馆为多萝西娅打开了一方全新的天地。那是一个特别的、富裕而丰饶的世界。对多萝西娅而言，神奇而又奢华。她仔细观察金特是如何经营照相馆的，也观察他这个人，一个热爱生活、热爱女人，甚至热爱新出现的彩色摄影的男人。他以自己的才气打动了她。她说：“他是个艺术家，真正的艺术家，走在一条窄道上，但那是一道沟，深不可测。”<sup>19</sup>做了他的助理后，金特把自己一台旧的影室相机送给了她。

接下来几年间，多萝西娅同其他好几位肖像摄影师工作过，并学会了操作大型8×10（英寸）影室相机。她遇到过一个走街串巷的摄影师，得知他没有暗房，于是就将她家后院一个废弃的鸡舍改造成了暗房。他会带着曝光过的玻璃干版来这个微型暗房里显影、冲印。多萝西娅仔细观看，很快就能跟着他做，学会了他的暗房技术。

多萝西娅甚至甘愿再次回到教室，她报名参加了一个研讨班。老师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克拉伦斯·怀特（Clarence White），一位画意摄影大师。虽然

多萝西娅·兰格  
日期不详，佚名摄影师摄



她对怀特的教学风格，那种笨拙而矫揉造作的方式迷惑不解，但却向往他那种单凭直觉的非公式化摄影生活。他认为学生应该去拍摄他们自己周围的日常生活。多萝西娅去上课，但通常拒绝按照这些吩咐去做。怀特似乎并不在意。同样的，多萝西娅再一次站在旁边，观察、参与、学习。“我很好奇，也很有兴趣，甚至是急切地想弄清所有我能弄清的东西。但我总是感到并表现得好像自己是个外来者，有点疏离。我永远都不在任何群体的中心。”<sup>20</sup>

在她22岁这年，多萝西娅知道了如何组建暗房、如何运营业务，以及如何取悦客户。她停不下来，已经准备好迎接新的挑战。她说：“我想远行，越远越好。”<sup>21</sup> 1918年1月，她和好友佛罗伦斯·奥斯隆向西部进发，准备周游世界。她们远走到了旧金山，但在那里计划突然发生了改变。她们的钱被扒手偷了。第二天，多萝西娅在市场街的马什公司找了一份工作，在照片冲印柜台工作，而佛罗伦斯也很快进入西联公司工作。

从离开纽约到在冲印柜台开始新的工作，在这段旅途中，多萝西娅掩去了她的父姓“努茨霍恩”，用了“兰格”，这是她母亲的闺名。她想重塑自我，

抛下自己过往沉痛的那一部分。直到她死后，她丈夫和孩子才知道她改过名字。甚至面对那些她最亲近的人的问询，一切有关她父亲的事情都被简单地归结为一句话，不会更多了：“我父亲抛弃了我们。”<sup>22</sup>

**商业** 旧金山盛行的波希米亚文化很对多萝西娅胃口。波希米亚主义者都是些“自由而简单的生活者”，似乎不受社会规则的束缚。他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什么时候做就什么时候做。受这种生活方式的吸引，在旧金山活跃着各种类型的艺术家：诗人、作家、雕塑家、音乐家、剧作家与演员等。多萝西娅很快交了许多摄影师朋友，其中包括伊莫金·坎宁安（Imogen Cunningham）、爱德华·韦斯顿（Edward Weston）以及安塞尔·亚当斯（Ansel Adams）。

多萝西娅没有在马什公司工作太久，不到六个月。她遇到一个爱尔兰人贷给她3000美元，这笔钱成为多萝西娅成立自己工作室的资金。多萝西娅非常清楚自己希望的客户：旧金山富裕的商人阶层。她租了苏特街一栋漂亮建筑的几间店面，开起了自己的肖像照相馆。在主楼的大客厅里，她在窗户上挂了天鹅绒帘幕，壁炉前面安放了一张宽大而优雅的卧榻。暗房建在地下室里。

她的照相馆生意兴隆。多萝西娅雇了一个帮手整理、修饰她的照片，并协助她的暗房工作。每天下午，她的助手会燃起一炉煤火，放上一把精致的俄式茶壶，里面满是浓浓的黑茶。早在她白天的暗房工作完成之前，她认识的艺术家就带着他们另外的朋友过来，在下午的晚些时候一起放松，说说话，就着最新的爵士乐唱片跳跳舞。不到五点，房间里就挤满了人。

一天黄昏，多萝西娅在楼下冲印照片，而惯常的聚会已经开始了。她听到一些新的声音：是木质高跟牛仔长靴在头顶地板上清脆的撞击声。起初多萝西娅很反常地有点怕这脚步声，听到它们后也没有去楼上。一个朋友告诉她脚步声来自梅纳德·狄克逊（Maynard Dixon），一个风景画家，穿牛仔靴，戴披肩，拿着银顶的手杖。几天后，多萝西娅遇到梅纳德，马上就被他吸引了。他风趣、聪明，又有才气。关于他的传奇似乎总是在涌现，不费他丝毫气力。

两人互有好感，很快他们就频频见面。八个月后，1920年3月21日，他们结婚了，在多萝西娅的照相馆里举行了一个简单的仪式。多萝西娅并不介意彼此的年龄之差，梅纳德45岁，她24岁。“我从没有如此亲密地关注过任何人的生活，直到那时候，遇到他，我看着他，看他如何生活，如何度日。”<sup>23</sup>

梅纳德之前一直以给福斯特·克莱恩绘制广告牌为生。在他和多萝西娅结婚后不久，梅纳德决定集中精力做一个严肃画家。接下来的几年里，他受雇创作了四幅公共建筑壁画，但他的主要收入仰仗于富有的艺术赞助人。他们会来到他的画室，采购一幅绘画，捐赠给博物馆。“不过，他不用艺术家这个词，”多萝西娅说，“是画家，而非艺术家。”<sup>24</sup>



谢恩沃德的肖像  
旧金山，加利福尼亚州，约20世纪20年代



右图  
梅纳德·狄克逊在蒙哥马利大街  
129号自己的工作室里，房间里  
摆的都是他的工艺品收藏  
旧金山，加利福尼亚州，1925年

下图  
多萝西娅·兰格  
日期不详，佚名摄影师摄



如同其他许多旧金山的波希米亚主义者，梅纳德和多萝西娅两人都对“艺术家”这个标签非常怀疑。在一种反向的势利中，那些自我标榜为艺术家的人被认为更多的兴趣在于成为一个艺术家而不在于创作严肃的艺术。“许多艺术家被愚人所毁，”多萝西娅说，“并成为一种虚假的人。”<sup>25</sup>甚至在如何自我看待上，多萝西娅也与这个标签保持一种审慎的距离，害怕其腐蚀的威力。“我是一个手艺人，”多萝西娅说，“对每个我拍摄的人，我都实实在在、认认真真地尝试着，尽我所能将他们展现出来。”<sup>26</sup>

多萝西娅花费大量时间在她的照相馆里，并努力成为梅纳德10岁女儿康茜的好继母。对继母和女儿两人来说，这都是一段艰难、紧张的关系。康茜既没法同酗酒的母亲住在一起，也不能同继母和平相处，于是她被放到了别人家里寄养。这在当时是一种非常普遍的做法。梅纳德不是在画室，就是在去往西南部的长途旅行路上，每次要消失数月去那里作画。他在两个身份之间切换自如。“同牛仔一起的时候，他是个纯熟的画家；而同艺术家一起的时候，他是个牛仔。”<sup>27</sup>多萝西娅说。

1923年，多萝西娅暂时性地关闭了她的照相馆生意，同梅纳德一起去了亚利桑那州一处贸易站，然后又去了纳瓦霍族印第安人的居留地。梅纳德作画，



多萝西娅拍摄。不慌不忙地带着相机在户外行走，沙漠里的光线惊人的清澈，她拍摄了一些这种光线下的建筑，以及聚集在城镇广场上以物换物的人。

当时是初冬，我第一次在那里看到还有以物换物这种原始的贸易。周六下午，印第安人、墨西哥人、穷苦白人、土著人……所有人都会来到陶斯镇广场上，带着他们自己的物品：红豆、花斑豆、松果、干玉米、织物、面粉、鸡蛋、羊肉、兽皮……然后就在那里互换交易。我清楚地记得所有那些马车，那些身上披着马毯的马，以及扎堆的人群。当天开始黑下来时，他们依旧在那里叫卖。<sup>28</sup>

带着遗憾，多萝西娅回到了旧金山自己的照相馆，而梅纳德继续留在这片沙漠里，还要继续画上数月。

两年后的1925年，他们的长子丹尼尔·狄克逊出生了，接着是1928年出生的约翰·狄克逊。多萝西娅继续在自己的照相馆加班加点，让梅纳德能够自由地完成自己的创作，让他来去自由。“家里的次序是我自己、孩子们、他。而不太会是他和我，以及孩子们。”<sup>29</sup>

1929年10月的股市大崩盘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无可挽回的变化。随着“大

